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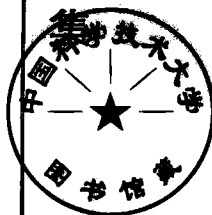


中國新文學叢刊

繁露自選集

黎文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繁露自選集



中國新文學叢刊 63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繁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上海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臨沂街五號
 發行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長安路一段五六號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高雄市五福路九五號
 定價：精裝七十五元
 平裝四十元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六月初版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

目 錄

素描	生活照片	手跡	小傳	山的故事	泛泛之交	春桃姑娘	徵婚啓事	小姨
			一	三	五	四	七	八

作品書目	鑽石戒指	洪流	忘憂草	瓜瓞縣縣	蕩婦	潭畔恩仇
	一九	一七	一五	一七	一九	二〇

小傳

繁露，本名王韻梅，浙江省上虞縣人，民國七年十二月廿一日出生。上海大夏大學肄業。抗戰爆發，投筆從戎，曾任國防部軍事委員會電映隊、宣傳隊、演劇隊，及青年軍二〇九師政工隊員等職。三十六年隨軍來臺，即從事寫作，已出版長、短篇小說三十四本。「向日葵」長篇小說曾獲五十五年首屆中山文藝小說獎。

• 集遊白露繁 •

山的故事

據說多少年前，這裏曾經是座矮矮的小山。山的這邊有個古老的觀音寺，當年供奉香火的只有老少兩個尼姑。可是自從老尼圓寂以後，僅剩那個年輕的仍舊照常唸經拜佛。

山那邊卻有個更簡陋的破廟，神龕裏端坐着兩耳垂肩、兩手過膝的如來佛。雖然卅歲的主持人時常因為氣候的關係，斷了自己的糧，但他從未在神前少過香火；他寧願用白開水煮食蔬菜，也不肯使那盞長明燈油盡熄滅。他是個虔誠的佛教徒。

山這邊和山那邊雖然都信奉佛教，但彼此從沒來往，誰也不知道誰。只有山這邊和山那邊的早晚鐘聲，長年相互隔山傳達。

這裏四周一片荒涼，沒有喧嚷，更沒有叫賣之聲；偶爾遠處傳來一陣笨重的車輪，或是牧童

趕牛驅羊的幾聲吆喝。

山這邊的寺，和山那邊的廟，是這一大片荒地上僅有的兩處炊煙，也就成了點綴。

多數人們彷彿遺忘了這兩處的神；因此，只有少數信徒在幾個大節日中，攜帶着供品前來拜拜。於是，唯一的主持人收下幾個有限的香燭錢，和一些供神的糕餅食物。

年輕的尼姑似乎不適宜獨個兒在這荒山野外苦苦修行；但她對周圍的環境並不驚懼，她願意此身永伴觀世音，以求修個完滿的下輩子。

十年前她只是十八歲的女孩子；十八歲的女孩子，就像一朵正待盛開的紅玫瑰，但不幸，這朵玫瑰讓突如其來的暴雨摧殘了，她怎能想到一片柔和的陽光後面，竟窩藏着滿天的烏雲？她愧對撫養她，告誡她的叔父，羞於再見親友，於是，她滿懷悲愴地逃離了現實，來到這所古老的觀音寺，她苦苦哀求老尼收容她。老尼姑被說動了，她也正在爲自己的老邁和缺乏繼承人在擔憂，於是，她將她留下了。從此，這個經過風暴的女孩子開始長伴青燈，虔誠拜佛，她不再怨恨，不再哀傷。

歲月悠悠，十年的時光流去了，如今只剩她獨個兒住持這所寺。她已習慣於孤獨了，習慣於自言自語，她對人世間的恩怨怨，早就隨時光而消滅得毫無痕跡。十年來，她每天在同樣的時刻緩緩地敲着鐘，響亮地唸着經。一襲褐色的灰衣裹着她纖細的身子；一盞昏黃的青燈照着她清

秀的臉蛋，她是那樣肅穆、那樣飄逸，似乎不再想到世上還有其他的東西存在。如果有，那便是隔山傳來的鐘聲已經太熟悉；熟悉得如同自己手上敲出來的一樣。

同樣的，久而久之，山那邊的破廟也對傳過去的鐘聲感到極其自然，甚至必然了。雖然這些年剛卅的住持人是在他母親的許願下進入了這座無人爭奪的破廟；但他自小受着家庭佛教思想的薰陶，對神確有無比的信仰。他在人羣的漩渦中，並未停留得太久，就被母親送來實踐她許下的心願了。因此他對人的感覺是一片空白。但他對隔山飄來的鐘聲倒很有親切之感，只要那邊的鐘聲稍稍遲延，他心裏就會想：「奇怪，還不打鐘？」

不久，「噫——噫——」的聲音開始了，他方方的臉上泛起了稚氣的微笑。

一座小山，使一片曠野成了兩個世界。

兩隻大鐘，是兩個世界唯一的交流。

可是，在某一個風雨侵襲的早晨，山那邊的鐘聲竟然不響了。

她奇異地仔細諦聽。

「啊，風雨太大了，那能聽得見？」她輕輕自語。

「以前也有過風、也有過雨，怎麼又聽得見呢？」隨即，她開始了十年不變的晨課。

黃昏，風停雨止，「噫——噫——」的鐘聲自她手上散佈到廣大的原野，也傳到了山那邊，但隔

山的鐘聲依然寂寂無聲。

十年來，她諦聽遙遙傳來的鐘聲早已成爲習慣，今天，她是多麼不習慣啊！像是缺少了什麼，又像一件事情未了似的感到些微惆悵。

翌日，天尚未明，她讓古寺中的鐘聲特別響亮地衝出了灰暗的大地，彷彿向隔山提出警告：「該是敲鐘的時候了！」

然而，她沒有聽見回音。

兩天過去了，山那邊的鐘聲如同斷了弦的琴，依然默默無聲。

只有山這邊，仍在按時作響。空曠中聽起來特別顯得懷清。

於是，她無端地思念突然休止的鐘聲。十年來，山那邊的鐘聲一直是她唯一相互共鳴的聲音，一旦失去它，她有點茫然了。

於是，她決心爬過山頭，去看一看山那邊。

但腳步剛跨出寺門，她又退了回來，她躊躇，她畏懼。她再默默回到佛殿，跪倒在神腳下。

片刻，她慢慢抬起頭，瞻仰供奉了十年的觀音大士；只見她的眼睛流露出愛人、恕人的神奇光輝，這光輝給了她無比的力量，她站起身來，迎着吹拂着的和風，飄動着兩隻灰布大袖，坦然

步出寺門。現在，她已不再畏懼，也毫無猶豫退縮的跡象，逕自朝山上走去。

十年來，她還是第一次登山。

這不是一座巍巍高山，沒有危崖，也無需攀爬。只見她長袖飄忽，灰袍輕揚，毫不費力地走上了山頂。然後她站立在山頂上駐足四望，再慢慢地朝着山那邊覓徑而下。

到了山那邊，她才看清楚這僅是個小破廟，比古老的觀音寺還要簡陋。她伸手推了一下虛掩着的廟門，跨進滿地黃葉的庭院，然後進入殿堂，虔誠地先向神行了跪拜禮。站起身來，她發現香爐裏僅插有一把香棒，四周一圈香灰，只有那盞長明燈高高在上地發出幽光。

她步出殿堂，右側便懸掛着一口銅鐘，她像突然獲得一件失落的寶物那樣驚喜，無限親切地伸手撫摸着鐘架，不知不覺地拿起一旁的木槌，於是；靜默了兩天的銅鐘開始響了，她聽着、看着，一絲滿足的微笑掠上她的嘴角。

「誰……誰……」她聽到含糊而微弱的細小聲音了，本能地退後一步，輕輕放下木槌。

「是誰……」這次比較清楚些了，她發覺那聲音來自身後，於是迅即轉過身。

「啊——」她驚呼起來，原來那裏倒塌了一間破屋，一個男人大半截身子正被壓在屋樑下。他面容慘白，爭着兩隻可怖的眼睛似在向她求助，一雙髒污的手可能已經在地下掙扎很久了。於是，她奔向他，急忙俯身去拉他。

「不行……壓住了……」他痛苦萬狀地扭動着上半截身子，灰白的嘴唇在顫動。

她望着眼前亂糟糟的破瓦朽木可真急了，她有力量移開它們嗎？

「啊……」被壓了兩天的人已經衰弱不堪了。

她不再猶豫，伸出瘦長的手臂，用最快速度，搬動堆壓在他身上的木頭磚瓦。

最後，一支粗大的屋樑使她已無能為力。可是這也就是他身上的最大壓力，不移開它，他依然無法脫身，也減不了多少痛苦，但她已經連喘息的氣兒都沒有了。

「走廊上……走廊上掛有鋸子……」他抬了抬軟弱的手臂。

隨着他的手勢，她踉蹌地自廊內取下一柄鋸子，無奈力已用盡。

「啊……」壓在屋樑下的人又痛楚得呻吟起來了。

這一聲呻吟重又振作起她的決心與勇氣，她明白除了自己，不會再有第二個人來協助了。於是，鋸子在腐木上來回拉着，汗水迷糊了她的眼睛。

木頭終於斷折了，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時候，但被壓的人已經麻木得不能動彈，再加上又饑、又渴，他在出險後反而支持不住了，軟弱地昏迷在地上。

她想馬上回到山那邊去，天色已經告訴她將要接近黃昏了。但——怎麼辦？她焦慮地望了一下仰臥地上、失去知覺的男人。

最後她決定代他煮好一鍋薄粥再走。於是她又尋米找水的忙了一陣，他也漸漸甦醒了。她指了指飯鍋：「粥煮好了！」然後疾步而去。

此時，正是神秘而美麗的黃昏，這是一天之中最明艷的時刻。

她剛巧在這個時刻裏，腳步匆匆，滿臉帶污地急急越過了山，趕回到她自己的住寺。

此時，牧羊女趕着一羣白浪似的山羊在遠處經過，山高路低，她一眼看到了灰衣人的行徑，以及她匆促的腳步。孩子是好奇的，也是天真的，她將所看到的事實告訴了大人。但大人是智慧的，認為這樣一件大事不加以快速的傳播，和加意的形容，是不足表現出人的力量的。於是，幾個小村落立刻熱鬧了起來，許多張嘴巴都在議論同樣事件。

人，往往最不肯放過任何一次足以陷人的種種手段，與惡意的刺探。因此，無人前往的曠野，竟常有人走動了。這些人銳利的眼睛都集中在那座小山。

可是古寺中的灰衣人呢？第二天她挖了幾斤蕃薯，又匆匆的過山去了。她為山那邊的破廟略加整頓，又為不能行動的傷者煮茶燒飯。更要緊的是：她已使神前香煙裊裊，鐘聲噹噹。

但她和他似乎沒有過正式交談，也許是沒有時間。至多不過問一句：「請問寶寺在何處？」

「山那邊！」沒有更簡單的答覆了。

「多謝妳的照顧！」

「不——」她轉身走了。

接連五天，她天天越過山頭，到山的那一邊。

接連五天，許多雙眼睛當然也都看見了她，和她的「事實」。

第六天，她剛舉起鐘槌，山那邊的鐘聲居然「噹噹」先響了。她清秀的臉上泛出足堪告慰的微笑。從那天起，山上沒有再出現她灰色的人影、她匆促的腳步，她知道山那邊已經無需代勞了。

因為她和他不屬於普通人，人們加諸在他們頭上的流言當然也不平凡了。試想：破廟、古寺、荒山，再加上尼姑、和尚，這麼些傳奇又豐富的資料，還不夠人們編織得驚世動人？

也許因為山是神秘的，也許人們曾自上遙見過「事實」，所以一切的流言特別強調山；彷彿這座矮得如同高坡差不多的小山，不知已經隱藏過他們多少罪孽了。

這些流言，竟也隨人的口飄落在山這邊，也飄落在山那邊。

山這邊，她還是那樣脫俗而安詳。她悠閒地漫步寺門口，舉目仰望面前的山，悟到了一切玄虛都是因為山的存在。山是不能移動的，不管它多矮、多小；因此人與人之間的猜疑、敵視、以及阻碍，也如同山的橫隔，永難消除。想到這裏，她眼前彷彿出現了無數座山，攔阻在宗教之間、種族之間、男女之間、父母妻兒之間，甚至自己與自己之間……她用長袖掩面。

「山……」她緩緩抬起頭，再望了望寺門口的小山。「既然我移動不了山，那就讓它存在吧！」她這麼一想，不再悲天憫人了。兩隻大袖一擺，一襲灰袍飄進寺去了。

山那邊的修行人呢？他卻不能坦然接受這些毀謗了，不是爲自己，而是爲山這邊的同教教友。出家人原該沒有是非的，他怨自己惹來了這場損人的是非。他寧願下十次地獄來洗刷人們爲她塗抹的污點，但他苦無入地之門。他又想用自己的生命換回她的清白，可是再一考慮，那只能讓事件愈加擴大。

最後，他無助地跪撲神前泣告：「什麼樣的因果報應我都願承受，只求神保佑她……。」

「噹——噹——」鐘聲驚醒了匍伏在地的他，於是，他淚流滿面的仰頭諦聽：那鐘聲還是緩慢而沉着，仍和往常一樣有間歇、有輕重。

他迅即起身奔往鐘架，淚眼迷糊地揮動雙臂，鐘聲幾乎短促得沒有間歇，浮燥而激動——他無法控制。

現在他想：他應該過去看看她。可是那山——他不禁一陣寒慄，所有的流言不是就起於那座山嗎？他怎能再在山上來回？

「要是沒有這座山，這裏是一條大道——」他突然這麼想。「我可以從大道走到觀音寺，走到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人也可以走到我這個破廟。爲什麼要有這座山呢？」他奔往廟外再一張望

，那祇是一座矮得不能再矮的小山。但它既然是山；山是有極大阻力的。

可是這位年輕的住持人，他已下了最大的決定。

從那天起，除了唸經敲鐘之外，他手持鋤頭，不停地在山邊工作。鋤頭帶給他莫大的希望，也給廟裏增加了不少廟產。他每開掘一方，即種植蔬菜、菓樹；一日復一日，他的工作風雨無阻，寒暑不分。

春來秋去，歲月如流，那座小山愈來愈小；廟產卻愈來愈廣，一片荒郊已成綠油油的菜園、菓園，人們向這塊被開墾的處女地漸漸遷移了過來。至於破廟、古寺、尼僧的這些無端流言，也隨着山的體積、和逝去的歲月慢慢沖淡。

可是，山那邊的開墾者並未放下他的鋤頭，鬆懈他的工作。他的膚色如同另外一個種族那樣紅棕得發亮；他的手掌上堆積着一層又一層的厚厚的硬塊；他的四方臉上錯綜複雜的皺紋，如同罩上一面漁網；他那鬆弛而下垂的嘴角，卻表現得自信、堅定。現在他已無須仰頭望山，那座小山已和他平視，山在他的手下縮了形。多少年來，他只有一個願望：願望在他的有生之年，看見一條寬濶的大道，自這邊通到那邊。沒有了山，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再也無需猜疑了。

誰也記不起不知是哪一年的一个晚上，沉重的鋤頭和嘹亮的鐵鏟聲竟澈夜未停。時光漸漸接近晨曦，鐵鋤聲也越來越緩慢、越來越輕了。就在村莊上的雄鷄一聲長啼之下，那慢而輕的聲音

突告靜止。

山這邊——不，僅隔一個坡子的這邊，她佝僂着背，一步一顫地摸索到鐘架旁，吃力地舉起了光滑得如同玉柱的木槌，敲出莊嚴的鐘聲。

放下木槌，她習慣地傾聽着。這些年來，雖然她的聽覺已趨衰退，但因為山在漸漸低頭，所以仍能清晰地聽到鐘聲。可是今天，那鐘聲又停止了，就和卅年前一樣地突然。

稍立片刻，她回到殿堂，手敲木魚，沙啞地唸起經來；這是她進寺以來不變的晨課，四十年如一日。

太陽上升了，柔和的光照耀着大地，也照射在手握鐵錘，倒在土堆上的老僧身上。他是那樣安寧。

她，一如四十年前在這裏住持的老尼，一手數着垂掛在頸項上的唸珠，一手策杖，步履艱難地來到寺外。她彎腰而前，細看橫臥在土堆上的老僧時，就像一根被撥動而發顫的彈簧，一陣輕微的抖索，終於又穩穩地站住了。她放下唸珠，伸手過去，自老僧手中抽出鐵錘，再自他腳下取過鋤頭。

一陣狂風襲來，她搖幌了幾下身子，然後甩了拐杖，用盡全力舉起了鋤頭。

現在，此地數百家住戶，已經很少有人知道這條寬闊、熱鬧的林蔭道上，曾經有過一座小山